

## 蜀士求雉 ——

### 唐、宋兩代白鷓畜養及棲息地考

王頊

提要：毛羽靚麗、儀態優雅的走禽白鷓，當中國中古時代的李氏、趙氏二朝，乃緣詩家騷人的賦詠，成爲名噪一時的鳥類。正因爲這樣，形成了畜養這種鳥類的蔚然之風。無論是帝王的宮苑、士子的庭院，還是僧寺、漁籠，都能見到它們。有人將其當作了貺贈、饋遺，有人將其當作了展品、寵物。而處於自然狀態的種群，當時分佈在江東、江西、浙東、浙西、福建、廣東、雲南以及偏北的陝西。在人們與茲鳥的關係方面，既有從野外將之捕捉，也有從戶內將之放生。在作爲“觀賞鳥”的同時，其又被當作美味、彩飾的來源。而在文學藝術方面，白鷓被認爲是“山林”和“皚雪”的象徵，而同“花”的“結合”，則與紅杏、海棠有著特別的緣份。

#### 一

毛羽靚麗、儀態優雅的走禽白鷓，當中國中古時代的李氏、趙氏二朝，乃緣詩人、騷客的賦詠，成爲名噪一時的珍鳥。首先，是由各位“庭園院落”主人豢養的個體。唐李白曾向太平縣“黃山胡公”索要“耿介”之鳥的掌故，脛炙人口。《李太白集》卷一〇〈贈黃山胡公，求白鷓，并序〉：“聞黃山胡公有雙白鷓，蓋是家雞所伏，自小馴狎，了無驚猜，以其名呼之，皆就掌取食。然此鳥耿介，尤難畜之。余平生酷好，竟莫能致。而胡公輟贈於我，唯求一詩。聞之欣然，適會宿意，因援筆三叫，文不加點以贈之。請以雙白璧，買君雙白鷓。白鷓白如錦，白雪恥容顏。照影玉潭裏，刷毛琪樹間。夜棲寒月靜，朝步落花閑。我願得此鳥，翫之坐碧山。胡公能輟贈，籠寄野人還”<sup>1</sup>。善於作“閨閣”文字的唐元稹、宋陳允平，更爲“貴人妾婦”或未出嫁的“千金”膝旁臂上的“白鷓”，進行非常生動的描述。《元氏長慶集》卷二五〈有鳥〉：“有鳥有鳥謂白鷓，雪毛皓白紅嘴殷。貴人妾婦愛光彩，行提坐臂怡朱顏。妖姬謝寵辭金屋，彫籠又伴新人宿。無心爲主擬銜花，空長白毛映紅肉”<sup>2</sup>。《江湖小集》卷一七陳允平《西麓稿》〈春閨〉：“寂寞梨花院落閑，遠山愁入兩眉彎。黃金絡索珊瑚墜，獨立春風教白鷓”<sup>3</sup>。

建筑在山麓溪畔的僧寺內，也常常喂食包括“白鷓”在內的各種鳥類。秦觀《淮海集》卷三六〈圓通禪師行狀〉：“師諱懷賢，字潛道，俗姓何氏，温州永嘉人也”。“熙寧元年，遂謝去，隱於金牛山，去丹陽縣數十里，人迹罕至，事委其徒覺澄主之，師一切不問。庭養猿、鶴、孔雀、鸚鵡、白鷓，皆就掌取食，號五客，各爲一詩贈之。士大夫欲相見者，就山中訪焉”<sup>4</sup>。除丹陽縣金牛寺的“禪師”外，尚有青陽縣曹溪寺的“山僧”。沈遼《云巢編》卷七

〈遊山記三〉：“九月癸巳，處善邀余游九華”。“過曹溪寺，寺在山麓澤中，有白鷓數十，往來與寺僧甚狎”。“余語處善：李太白在黃山，聞胡公有雙白鷓，能馴養之，就手取食。太白訪之，胡公遂以贈太白，唯求一詩。太白欣然，會其雅意，因援筆三叫，文不加點以贈。余謂處善：寺僧不如胡公也”<sup>5</sup>。更有都會的浪子、野浦的漁夫，徑將“白鷓”置於狹窄的籠中。

《元氏長慶集》卷五〈臺中鞫獄，憶開元觀舊事，呈損之，兼贈周兄四十韻〉：“鷓子繡線（韋罌），狗兒金油鑲。香湯洗驄馬，翠篋籠白鷓”<sup>6</sup>。釋文珣《潛山集》卷五〈秋浦老漁〉：“秋浦老漁人不識，清溪數灣船一隻。釣竿垂垂釣絲直，眼光過似溪光碧。得魚歸來不自喫，開籠分與白鷓食”<sup>7</sup>。

長安、開封帝王的苑囿，當然也少不了“白鷓”。顧況《華陽集》卷上〈高皇受命造唐賦〉：“河山巨防，百二盤岡。渭水貫都兮，來天漢之湯湯。浞龍宮而捎鬼國，延苑囿而峻墉隍。（馬馵）馳駒駘，犀象乘黃，附翼之馬，骨騰肉飛，滅沒陸梁，驚出女床。鸚鵡、白鷓，孔、翠翱翔。縮沙磧，與江湘。休徵四塞兮，花萼連芳”<sup>8</sup>。《宋文鑑》卷二〇宋楊侃《皇畿賦》：“珍禽貢兮何方？恠獸來兮何鄉？郊藪既樂，山林是忘。則有麒麟含仁，騶虞知義。神羊一角之祥，靈犀三蹄之瑞。狡狴來於天竺，馴象貢於交趾。孔雀翡翠，白鷓素雉，懷籠暮歸，呼侶曉去。何毛羽之多奇？罄竹素而莫紀也”<sup>9</sup>。蕭穎士《蕭茂廷文集》〈白鷓賦，並序〉：“白鷓，羽族之幽奇也。素質黑章，爪指純丹，體備冠距，頗類夫雞翟。神貌清閑，不雜於衆禽，棲止遐深，與人境罕接，固莫得而馴狎也。上聞而徵焉，處以雕籠，致以驛騎，將集長楊、游太液，行有日矣。天寶辛卯歲，予旅泊江會，流宕逾時。秋八月，自山陰前次東陽，方議夫南登西泛，極聞見之義，諒褊懷所素蓄，而未之從也。會有命自天召赴京闕，適與茲鳥偕至於會稽之傳舍。觀其宛頸旁睨，徬徨掩抑，往往孤鳴，音韻淒涼，如慕侶而不獲，因感而賦之”<sup>10</sup>。

稍有傳奇色彩，人工飼畜的鳥，對於主人有非同一般的眷戀和忠誠。其中有屬於徽宗和帝昞之“白鷓”。張栻《南軒集》卷一四〈江諫議奏稿序〉：“某側聞前輩道公事云：方公在門下，珍禽奇獸稍稍入內苑，奏疏力諫其漸。後數日，上（徽宗）謂公（江万里）：前所論繼，已悉罷遣，時獨一馴鷓不肯去，上以杖擊之，顧內侍刻公姓名此杖上，以志忠諫。然則公言在當時，不為不用矣。一斥不復，豈徵考意邪？而獲伸於紹興，又豈非天也邪？某得此書於公之孫似祖，伏而讀之，不知涕泗之橫集”<sup>11</sup>。《宋季三朝政要》卷六：“於是，登御舟，啓上曰：國事至此，陛下當為國死。太皇后辱已甚，陛下不可以再辱。抱宋衛王，俱投水中。御舟一白鷓，奮擊躑躅，哀鳴良久，竟與籠俱墜水中”<sup>12</sup>。到了後世，仍有墨客追念當時的動人情景。《新安文獻志》卷五〇汪德鈞〈續催送日鼓謠〉：“催日鼓，送日鼓，調短意長歌愈苦。鮫人聞得淚成珠，躑躅白鷓驚墮浦。侍郎丞相家國同，當時戮力無爾汝”<sup>13</sup>。不過，也有人因為用“公穀”飼“白鷓”而獲罪愆者。蘇軾《東坡集》卷五三〈繳詞頭奏狀：陳繹〉“元祐元年四月二十三日，朝奉郎、試中書舍人蘇軾，同朝請大夫、試中書舍人范百祿狀奏：陳繹知廣州日”，“以公使穀養白鷓，係竊盜自守，不盡贓罪杖。其餘罪犯，難以悉陳”<sup>14</sup>。

**註釋：**

- 1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9 上、下。
- 2 《四部叢刊初編》景印嘉靖刊本，頁 2 上。
- 3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11 上。
- 4 北京，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影印紹熙重修乾道刊本，頁 393 上、394 上。
- 5 北京，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影印清鈔本，頁 545 上。
- 6 頁 5 上。
- 7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7 下。
- 8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5 下。
- 9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6 下。
- 10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12 上、下。
- 11 北京，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影印嘉靖刊本，頁 98 上、下。
- 12 臺北，文海出版社《宋史資料萃編第二輯》影印清鈔本，頁 240。
- 13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25 上、下。
- 14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4 上、下。

## 二

也許是人工飼養的普遍，有人將“白鷗”作為貴重的贈禮。唐許渾《丁卯集》卷下〈和李相國，并序〉：“蒙賓客李相國見示和宣武盧僕射，以吏部高尚書自江南赴闕，貺大梨、白鷗，因贈五言六韻，攀和。巨實珍吳果，馴雛重越禽。摘來漁浦上，攜在兔園陰。霜合凝丹頰，風披斂素襟。刀分瓊液散，籠蔽雪華深。虎帳齋中設，龍樓洛下吟。含消兼受彩，應貴豕卿心”<sup>15</sup>。而不少宋代士人等，也都曾得到過友人的“白鷗”餽遺。王安石《臨川集》卷七八〈與孟逸秘校手書〉：“某頓首：數日得奉談笑，殊自慰，別後懷渴殊深。伏惟動止萬福，鷗已領得，感忤，當有元給之直，幸示下。不然，則魯自是不贖人矣。按田良苦，惟寬中自愛，兩日稍寒矣，尤宜自愛”<sup>16</sup>。魏野《東觀集》卷三〈白鷗〉：“玉潤陳越監丞至，伏蒙尚書寄惠白鷗一隻者。竊以南方獻處，本期宿于鳳池；東榻寄來，忽有光于蝸舍。此蓋尚書久憐鶉處，時枉鴻恩。捨己從人，遠辱佳禽之惠，以貴下賤，難忘國士之知。野聞寡鶴鳴，智同鳧脛。言謝乏碧雞之辨；報恩增黃雀之誠”<sup>17</sup>。王珪《華陽集》卷三〈和公儀送白鷗于永叔〉：“公儀自滑州歸。清風樓古琴三尺，玉蘂花飛酒幾缸？月窟憐君霜兔獨，金莖誇我露禽雙。白鷗浴雪來春檻，古瓦涵星送曉窗。悵望紫微池上鳳，主人才品自經邦”<sup>18</sup>。

不知從何得到“白鷗”的“公儀”，曾經分別給了“永叔”亦歐陽修、“聖俞”亦梅堯臣。《歐陽文忠集》卷六〈和梅龍圖公儀謝鷗〉、卷一二〈和公儀贈白鷗〉：“人禽固異性，所趣各有宜。朝戲青竹林，暮棲高樹枝”。“欄檻啄花卉，叫號驚睡兒。跳踉兩腳長，落泊雙翅垂。何足充翫好？於何定妍媸？鷗口不能言，夜夢以告之。主人起謝鷗，從我今幾時？僮奴謹守護，出入煩提攜。逍遙遂棲息，飲啄安雄雌。花底弄日影，風前理毛衣。豈非主人恩？報效爾宜思”。“梅公憐我髭如雪，贈以雙禽意有云。但有尋常思白兔，便疑不解醉紅裙。吟

齊雖喜留閑客，野性寧忘在嶺雲？我有銅臺方尺瓦，慙非玉案欲酬君”<sup>19</sup>。《宛陵集》卷五二〈謝鷓，和公儀〉、〈送白鷓與永叔，依韻和公儀〉：“聞有白鷓夢，遂作白鷓詩。詩記白鷓語：意公於鶴私。公意無薄厚，爾將聽我辭。朝給一瓢水，晝給一盞糜。曾不令爾渴，曾不令爾飢。事事不異鶴，安得於鶴疑”？“公便納我言，濡筆灑淋漓。書爾在南方，野羽霜雪披。弄啄紅豆實，飛上桄榔枝。翡翠不敢顧，孔雀不敢窺。將擬是白鳳，修尾晝漣漪。虺頸而雞首，峨峨如有儀”？“致鷓猶恐鷓飢渴，細織筠籠小瓦缸。玉兔精神憐已久，金鑾人物世無雙。休爭白鶴臨清沼，且伴鳴雞向綠窗。美羽奇毛有多少？爾身高穩勝他邦”<sup>20</sup>。

以觀賞“白鷓”為娛樂，這也是宋代常有的事情。劉敞《公是集》卷一二〈招隣幾、聖俞、和叔于東齋飲，觀孔雀、白鷓及周亞夫玉印、赫連勃勃龍雀刀、辟邪宮璽數物，又使女奴奏伎行酒。聖俞首示長篇，因而報之〉：“前日俱遠別，夢中每難期。何言一堂上？相與同宴嬉。幸勿卑陋巷，陋巷何獨卑？幸勿辭樽酒，樽酒安足辭？君看籠中禽，亦有山林思。習習不如意，焉用文章為？君尋古人物，信有陵谷悲。擾擾不自適，會為後世嗤。促節無窄袖，緩歌逐鳴絲。自美亦自惡，貴賤吾不知。縱談劇虛舟，快飲若漏卮。人生但如此，為樂自一時。誰言冬夜長？俛仰星漢移。念無千金壽，愧子勤稱詩”<sup>21</sup>。《宛陵集》卷一八〈飲劉原甫舍人家，同江鄰幾、陳和叔學士觀白鷓、孔雀、鳧鼎、周亞夫印、鈿玉寶、赫連勃勃龍雀刀〉：“主人鳳皇池，二客天祿閣。共來東軒飲，高論雜談謔。南籠養白鷓，北籠養孔雀。素質水紋織，翠毛金縷薄。大誇鳧柄鼎，不比龍頭杓。玉印傳條侯，字辯亞與惡。鈿劍刻辟邪，符寶殊制作。末觀赫連刀，龍雀鑄鏗鏘。每出一物玩，必勸眾賓酌。又令三雲髻，行酒何婫約！固非世俗歡，自得閱古樂。聖賢泯泯去，安有不死藥？竟知不免此，烏用彊檢縛？開目即是今，轉目已成昨。歸時見月上，酒醒見月落。怳然如夢寐，前語誠不錯”<sup>22</sup>。

專題的文賦、詩歌，無論唐、宋，都有不少。《蕭茂廷集》〈白鷓賦，并序〉：“鳥之生矣，於彼江山。彩之玄素，文不綺斑。備文武之玉飾，微妖姬之殊顏。情莽眇以耿潔，貌軒昂以安閑。無馴擾之近性，故不慳於人寰。遊必海裔，棲必雲間。冀養拙以自保，祛未萌之憂患。不然，豈陋彼都邑之佳麗？顧投身乎阻艱。以其標自然之靜，故名之曰白鷓者歟？何天聽之緬邈，辱微禽之瑣細”？“從廢置之駿奔，仰君門以遐逝。君門兮九重，洞杳窈兮穹崇。池太液兮島方壺，萬族翔沫乎其中。晝聒未央之繁弦，夕警長樂之靈鐘。顧疏野之賤迹，豈敢求一枝而見容？越水清兮鏡色，吳山遠兮天逼。窺淺深以颺影，逗杳冥兮一息。謂杉松可得永日而噪聚，尊苻足以窮年而啄食。一與心賞兮睽違，念歸飛兮何極”<sup>23</sup>！《宛陵集》卷四〈白鷓〉：“喬木暗青山，晴川下白鷓。春雲生嶺上，積雪在囂間。綠草張新翳，柔冠總翠鬢。時哉養文素，不是雜斑斑”<sup>24</sup>。蘇轍《樂城集》卷一〈白鷓〉：“白鷓形似鴿，搖曳尾能長。寂寞懷溪水，低回愛稻梁。田家比雞鶩，野食薦杯觴。肯信朱門裏，徘徊占玉塘”<sup>25</sup>。《東觀集》卷三〈白鷓〉：“山雞形狀鶴精神，紋似漣漪動白蘋。物異恩殊堪鄭重，廟堂人寄草堂人”。“水國籠來到水村，也應懷土也懷恩。曾為閑客還同我，今日俱遙舊相門”<sup>26</sup>。

#### 註釋：

<sup>15</sup> 《四部叢刊初編》景印宋鈔本，頁9上。

- <sup>16</sup>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6 下、7 上。
- <sup>17</sup> 北京，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影印清鈔本，頁 57 上、下。
- <sup>18</sup>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5 下。
- <sup>19</sup> 《四部叢刊初編》景印元刊本，頁 9 下、10 上、12 上。
- <sup>20</sup> 北京，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影印正統刊本，頁 92 下、93 上。
- <sup>21</sup> 北京，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影印光緒刊本，頁 442 上。
- <sup>22</sup> 頁 650 上。
- <sup>23</sup> 頁 12 下、13 上。
- <sup>24</sup> 頁 539 上。
- <sup>25</sup> 《四部叢刊初編》景印明刊本，頁 4 上、下。
- <sup>26</sup> 頁 57 下。

### 三

處於“自然環境”的“白鷗”，分別出現在江東、江西地方的“秋浦”（池州貴池縣）、“九華山”（宣州青陽縣）、“餘干溪”（信州上饒縣）、“西昌”（吉州泰和縣）。《李太白集》卷六〈秋浦歌〉、〈和盧侍御通塘曲〉：“秋浦田舍翁，採魚水中宿。妻子張白鷗，結置映深竹”。“君誇通塘好，通塘勝耶溪。通塘在何處？宛在尋陽西。青蘿嫋嫋拂烟樹，白鷗處處聚沙堤。石門中斷平湖出，百丈金潭照雲日。何處滄浪垂釣翁？鼓棹漁歌趣非一”<sup>27</sup>。郭祥正《青山集》卷一〇〈追和李白秋浦歌〉、〈盛仲舉秀才歸自九華，極談勝賞，亟取李白九華聯句原韻，誌之〉：“秋浦勝姑孰，白鷗無數飛。謫仙如得句，須換一雙歸”。“客從青陽歸，爲我談九華。雪潭昨夜宿，衣上有殘霞。鳴溜隔深木，白鷗棲翠崖”<sup>28</sup>。《全唐詩》卷一五三李華〈寄趙七侍御〉：“自餘干溪行，經弋陽至上饒，山川幽麗，思與雲卿同遊，邈不可得。因叙疇年之素，寄懷於篇”。“陰奧潛鬼物，精光動煙空。玄猿啼深壑，白鷗戲葱蒙。飛湍鳴金石，激溜鼓雷風。雨濯萬木鮮，霞照千山濃”<sup>29</sup>。文天祥《文山集》卷二〈西昌倪氏，有山谷書杜陵山水圖障歌，作江山堂。堂廢，其後人以黃書求題跋，感慨一絕〉：“杜二已無黃九去，長歌大字落江山。百年風物今何似？春水晚煙飛白鷗”<sup>30</sup>。

在浙東、浙西地方的“富春”（杭州富陽縣）、“沃洲”（台州天台縣）、“白鷗塢”（紹興府新昌縣）以及臨安府地界上，都有“白鷗”這種鳥類的棲息。柴望《秋堂集》卷二〈富春嚴子陵祠〉：“桑田何處海漫漫？耕壟傳聞建武間。真主不緣符白水，先生安可飯青山？至今青草遺寒燒，此日秋江起暮鷗。萬里崎嶇祠下路，不知行役幾人閑”<sup>31</sup>。胡宿《胡文恭集》卷六〈題沃洲亭〉：“句水聲東轉，昭山勢北回。三洲環白浪，一徑踏青苔。牖對遙岑敞，門迎別嶼開。鷗鷗如舊識，蘿桂是新栽”<sup>32</sup>。《會稽掇英總集》卷九釋顯忠〈白鷗塢〉：“朝看白鷗從塢出，暮看白鷗從塢歸。森森綠樹兩峰下，片片白雲迎日飛。因知野性戀山谷，咫尺之間還見稀”<sup>33</sup>。晁補之《雞肋集》卷二〇〈陌上花〉：“吳歌白紵怨芳菲，腸斷懷王去不歸。陌上如今小花伴，山前山後白鷗飛”<sup>34</sup>。吳自牧《夢梁錄》卷一八〈禽之品〉：“雀，鷺，雞，

有數種，山雞、家雞、朝雞、鴨、鵠、鵠、雉、鷓、鷓鴣、鷺、鷓、鳩、鷹、鷓、鷓、鵠、鷓、燕”<sup>35</sup>。趙汝錡《野谷稿》卷三〈尋僧不遇〉：“當戶走饑鼠，隔林巢白鷓。候久移晚照，困來漱寒灣”<sup>36</sup>。韓滂《澗泉集》卷四〈五思〉：“荒寒集鷓鷓，淵澄見鱧鯪。年來事寸祿，捫心愧嵇阮”<sup>37</sup>。

就是在陝西、福建、廣東、雲南等地方，諸如“丹水”（商州上洛縣）、“武夷山”（建州崇安縣）、以及廣州路、南詔國的劃疆，也都有“白鷓”發現的報道。王禹偁《小畜集》卷八〈丹水，十二韻〉：“玉膏分地脈，銀漢落人寰。漱石藏青鯉，崩沙聚白鷓。村橋微雨後，岸樹夕陽間。翠漲新萍綠，紅浮敗葉殷”<sup>38</sup>。《古今事文類聚》卷續八韓元吉〈武夷精舍記〉：“武夷山，在閩、粵直北。其山勢，雄深盤礴。自漢以來，見于祀事，閩之諸山，皆後出也。其峰之 大者，豐上而歛下，巋然若巨人之戴弁，緣隙磴道，可望而不可登。世傳避秦而仙者，蛻骨在焉。溪出其下，絕壁高峻，皆數十丈，岸側巨石林立，磊落奇秀。好事者一目不能盡，則卧小舟杭溪而上，號爲九曲，以左右顧視。至其地或平行，景物環會，必爲之停舟曳杖，倚徒而不忍去。山故多王孫鳥，則白鷓、鷓鴣，聞人聲，或磔磔集崖上，散漫飛走，而無驚懼之態”<sup>39</sup>。張籍《張司業集》卷四〈送鄭尚書赴廣州〉：“聖朝選將持符節，內制宣時百辟聽。海北蠻夷來舞蹈，嶺南封管送圖經。白鷓飛遶迎官舫，紅槿開當讌客亭。此處莫言多瘴癘，天邊看取老人星”<sup>40</sup>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九二四：“《雲南記》曰：韋齊休使至雲南，其國饋白鷓，皆生致之”<sup>41</sup>。

一些人士，以將圈養的白鷓放歸自然爲快事。《全唐詩》卷五一宋之問〈放白鷓篇〉：“故人贈我綠綺琴，兼致白鷓鳥。琴是嶧山桐，鳥出吳溪中。我心松石清霞裏，弄此幽絃不能已。我心河海白雲垂，憐此珍禽空自知。著書晚下麒麟閣，幼稚嬌癡侯門樂。乃言物性不可違，白鷓愁慕刷毛衣。玉徽閉匣留爲念，六翮開籠任爾飛”<sup>42</sup>。釋重顯《祖英集》卷下〈放白鷓〉：“朱冠首戴雪爲毛，不近鸞鳳意亦高。放你雲林莫迴首，如今何處是仙曹”<sup>43</sup>。王質《雪山集》卷五〈跋蘇給事放白鷓帖〉：“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，早[作]，穎昌程君元鼎來謁起立，言曰：昔先君巡檢鼎之桃源，時給事蘇公居提舉使者幕府，以鼎爲治，紹興三十一年也”。“公資巖壑，喜魚鳥之儔。先君所部山水深秀奇麗，黃石山者，其尤也。其間得白鷓獻之，護致者不謹，傷焉，公絕欲愈之，不可得，憐而返諸先君，且屬深縱之，乃即故處如公指。久之，騰上高山顛，周視悲鳴，弗忍去。又久之，一白鷓從他來，相與竝立交呼。又久之，始皆徐飛去，豈其雌雄耶？仁心通乎異類，何其驗之明也？後數年，先君尉光之固始以沒，將終，季子在旁，戒曰：我習言命，以金木水火土五者揆之，公他日必大，且其所存，形諸白鷓者，可以推而知也”<sup>44</sup>。

#### 註釋：

<sup>27</sup> 頁 8 上、16 下。

<sup>28</sup> 北京，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影印宋刊本，頁 643 上、645 下。

<sup>29</sup>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7 上、下。韋驥《錢塘集》卷三〈九月八日薄晚，離潁城十餘里，而雷雨作，遂倚舟以宿。九日，曉行，又十餘里，而逆風暴甚，乃泊于白鷓灘側。虔之史君

相留不可，屢以亟行見諠。今日會賓席間，當語及濡滯，以爲笑矣。因書以自戲云），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41 下：“逆風吹急浪，單舸泊孤邨。緬想茱萸宴，盧胡有後言”。

<sup>30</sup> 《四部叢刊初編》景印明刊本，頁 26 下。

<sup>31</sup> 北京，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影印清宜秋館刊本，頁 116 上。

<sup>32</sup>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8 下。

<sup>33</sup>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16 上。又，《嘉泰會稽志》卷九，北京，中華書局《宋元方志叢刊》影印嘉慶刊本，頁 6877 上、下：“新昌縣南明山，在縣南五里”。“山有錢鏐所造三層閣、寶相寺、白雲莊、白蓮庵、齊顛井、白鷗鷗、石縫梅，皆勝迹也”。

<sup>34</sup> 《四部叢刊初編》景印宋刊本，頁 3 上。

<sup>35</sup> 臺北，文海出版社《宋史資料萃編第四輯》影印《知不足齋叢書》本，頁 492。

<sup>36</sup> 北京，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影印清鈔本，頁 524 上。

<sup>37</sup> 北京，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影印乾隆鈔本，頁 353 下。

<sup>38</sup> 北京，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影印紹興刊本，頁 576 上。

<sup>39</sup> 北京，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元刊本，一九九一年，頁 1207 下。

<sup>40</sup> 《四部叢刊初編》景印明刊本，頁 10 下。

<sup>41</sup> 北京，中華書局影印宋刊本，一九六三年，頁 4105 下。

<sup>42</sup> 頁 16 下。

<sup>43</sup>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17 上、下。

<sup>44</sup> 北京，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影印清微波榭鈔本，頁 591 上、下。

#### 四

饒有趣味，在同時代的文學作品中，“白鷗”亦“鷗”，常與“鷗”、“鶴”並列，而爲隱居“山林”的象徵。《小畜集》卷六〈遊虎丘〉：“我今方吏隱，心在雲水間。野性群麋鹿，忘機狎鷗鷗。乘興即一到，興盡復自還。不知使君貴，何似長官閑”<sup>45</sup>？宋庠《宋元憲集》卷一二〈重展西湖〉：“西北雲波逗異津，兩陂相合到城闌。橋連斷岸纔通舫，路轉新洲不踏塵。倒影剩容霞底日，暖光平展鑑中春。摧頹病守時無用，堪與鷗鷗作主人”<sup>46</sup>。李流謙《澹齋集》卷五〈挽秦國夫人〉：“華笄諧淑配，綠髮負平生。桃李春如寄，鷗鷗夢不驚。周嫠慚絕識，蜀寡讓孤情。口授天人學，寒窗伴短檠”<sup>47</sup>。《公是集》卷一七〈碧瀾堂〉：“苕溪之水搖空山，雪溪波流無日閑。上有高堂蔭華宇，蒼翠凌亂軒楹間”。“嗟我胡然陷塵滓？不能追逐鷗白鷗。發狂醉問二三子，吳溪釣碣何如頑”<sup>48</sup>？《全唐詩》卷九五沈佺期〈黃鶴〉：“黃鶴佐丹鳳，不能群白鷗。拂雲遊四海，弄影到三山。遙憶君軒上，來下天地間。明珠世不重，知有報恩環”<sup>49</sup>。劉一止《苕溪集》卷三〈憶山中一首，示巒整二子，用前韻〉：“世路欹危如燕幘，未厭山中昔牢落。春前擷韭秋擷菘，有客有客鷗與鶴。瓦甌鐵杓文石樽，枯樵發火勢易燉。得酒徑就山僧溫，聽風聽雨取次論”<sup>50</sup>。

“白鷗”之“鷗”，有時也被單獨用作引喻或暗示。楊至質《勿齋集》卷上〈回臨江趙倅〉：

“比承某題輿榮上，迓騎續前。臣非黃冠師，敢廢郊迎之禮。公下白屋士，獲瞻山立之標。小詩蚓竅而蠅聲，歸夢鹿眠而鷗掛。詎期專介？寵俾芳函”<sup>51</sup>。樓鑰《攻媿集》卷六〈雪溪仙隱〉：“君之生兮天之西，望雪山兮名之以雪溪。君之游兮海之湄，隱於雪竇兮杳然何歸？子從其父兮孫訪吾祖，子志不遂兮孫之心良苦。嗟嗟閩中君兮，棄家而遠遊，蹇胡爲乎不久留？其遂蟬蛻塵埃而仙耶？其亦肥遁得道不死，而隱于四窗之幽耶？捫蘿以尋于爛平兮，既不可見。莽白雲之廿里兮，欲進兮焉求青樞兮，實繁莎羅兮，花稠鞠侯兮，相與群白鷗兮，嘯其儔謂爲遠兮，何景物之良？是謂在邇耶？將徑之何由？肖君像兮茲堂，謹奉嘗兮良嘯。君其來兮，庶幾其見之。君之不來兮，徒相羊以夷猶”<sup>52</sup>。《公是集》卷三〈雜詩，效阮步兵〉：“浮雲泱鬱，迨天未雨。習習和風，長我稷黍。乾道變化，群龍以序。元首永康，股肱是輔。其輔惟何？惟伊及呂。其康惟何？惟堯及禹。我食既豐，我衣惟楚。無有後艱，既歌且舞。我徂何往？于彼淮濱。俯玩其流，清波磷磷。扶搖起鷗，四海揚塵。孰能高蹈？獨潔其身。衆人惑惑，賢者葆真。獨寐寤歌，忘我賤貧”<sup>53</sup>。

中國人每以“花、鳥”並稱，而與“白鷗”之“鳥”大有“緣份”的“花”，蓋杏花和海棠。前者，《東坡集》卷一七〈杏花白鷗〉：“天工翦刻爲誰妍？抱蕊游蜂自作團。把酒惜春都是夢，不如閑客此閑看”<sup>54</sup>。李之儀《姑溪集》卷後一二〈杏花白鷗〉：“朝來雨過發妖妍，向日枝頭雪作團。縞練長拖輕灑墨，不須將作兩般看”<sup>55</sup>。李綱《梁溪集》卷一九〈杏花白鷗〉：“春入群芳此最妍，露枝煙蘂裏成團。不知閑客來何處？獨傍花枝仔細看”<sup>56</sup>。曹勳《松隱集》卷三九〈杏花天〉：“桃蘂初謝，雙燕來後，枝上嫩苞時節，絳萼滋浩，露照曉景，裁剪冰綃標格。煙傳靜質似澹拂，粧成香頰看暖日。催吐繁英，占斷上林風月。○壇邊曾見數枝筓，應是真仙，故留春色。頓覺偏造化，且任他桃李成蹊，誰說晴霽？易雪待，對飲清賞無歇。更愛惜，留引鷗禽，未須再折”<sup>57</sup>。後者，胡寅《斐然集》卷一〈和叔夏海棠，次東坡韻〉：“休誇艷杏蔭白鷗，漫說天桃夾疏竹。固知尤物人共愛，也使先生動心目”。“夜來風雨太豪橫，惆悵遙峯縈度曲。不如却賦黑牡丹，寄語孔翠防抵觸”<sup>58</sup>。周弼《端平詩雋》卷一〈海棠〉：“鳳城多少栽花處，低嫩俱無可觀樹。相對令人憶故山，年年雕萼掃朱欄。只今惟有溪童在，應放高枝棲白鷗”<sup>59</sup>。

“鷗”以羽毛“潔白”稱，因此，不少墨客將之與“雪”比興。《文苑英華》卷七韋琮〈明月照積雪賦〉：“當其雲卷天高，氛銷鏡朗，曠碧霄明媚之色，失白鷗飛舞之狀。臨北堂而可鑒，曳穿履以遐望。娟娟若晝高臨舊井之中，淅淅驚風疑落孤松之上”<sup>60</sup>。夏竦《夏文莊集》卷三三〈奉和御製瑞雪〉：“不夜蟾輝滿，先春柳絮揚。龍沙度北野，鷗素失南鄉”<sup>61</sup>。李彭《日涉園集》卷七〈雪〉：“瑞木辭天漠，因風響觸楹。光催曉雞誤，素失白鷗驚”<sup>62</sup>。葛勝仲《丹陽集》卷一九〈次韻逢叔喜雪〉：“酒醇懷泛蟻，詩敏過求鷗。混漾迷珠澤，便娟掩玉顏”<sup>63</sup>。李正民《大隱集》卷七〈春雪次韻〉：“乍疑鷗失素，稍怪鷺于飛。盤瓠空驚走，南方此瑞稀”<sup>64</sup>。張鎡《南湖集》卷四〈對雪〉：“淪茗嘗深鼎，臨書厭短檠。鷗迷鷗失素，鷗混鷗爭盟。日壑銀烹出，龍沙粉築成”<sup>65</sup>。崔敦禮《宮教集》卷一〈大暑賦〉：“爾乃命水客、泛輕舟，齊棹妓、發棹謳，奏淮南、度陽阿。篙工唱、楫師和。鞭蝸蝸、憚蛟螭，罨翡翠、

斬鼉鼉，戮水豹、殄鱗族，招白鷗、下高鵠”<sup>66</sup>。實際上，這種比興並不恰當。朱翌《猗覺寮雜記》卷上：“四海之內，物有未盡識者，不可著之書。鷗，白羽黑文，胷頸皆青，冠面足皆赤，不純白也。雪賦乃曰：白鷗失素，是未盡識鷗也”<sup>67</sup>。

**註釋：**

<sup>45</sup> 頁 557 下、558 上。

<sup>46</sup>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10 下。

<sup>47</sup> 北京，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影印清鈔本，頁 342 下。

<sup>48</sup> 頁 477 上、下。

<sup>49</sup> 頁 9 上。

<sup>50</sup> 北京，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影印清鈔本，頁 140 上。

<sup>51</sup> 北京，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影印《道藏》本，頁 299 上、下。

<sup>52</sup> 《四部叢刊初編》景印《武英殿聚珍》本，頁 12 下、13 上。

<sup>53</sup> 頁 375 上。

<sup>54</sup> 頁 12 上。

<sup>55</sup> 北京，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影印清刊本，頁 173 上。

<sup>56</sup> 北京，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影印道光刊本，頁 411 下。

<sup>57</sup> 北京，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影印嘉業堂叢書本，頁 664 上。

<sup>58</sup>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35 下、36 上。

<sup>59</sup>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6 下。

<sup>60</sup> 北京，中華書局影印宋刊本，一九六六年，頁 38 下。

<sup>61</sup> 北京，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影印乾隆鈔本，頁 705 上。

<sup>62</sup> 北京，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影印乾隆鈔本，頁 60 上。

<sup>63</sup> 北京，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影印清鈔本，頁 683 上。

<sup>64</sup> 北京，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影印乾隆鈔本，頁 159 下。

<sup>65</sup>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23 下、24 上。

<sup>66</sup> 北京，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影印乾隆鈔本，頁 371 下。

<sup>67</sup>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46 上。

## 五

中國人對“白鷗”的知曉，早于西漢的初年。葛洪《西京雜記》卷四：“閩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，蜜燭二百枚，白鷗、黑鷗各一雙。高帝大悅，厚報遣其使”<sup>68</sup>。這個典故，直到趙氏一代及以後，仍常為文人們所提到。宋司馬光《司馬溫公集》卷一《交趾獻奇獸賦》：“雖漢室之初，黑鷗貢於絕徼；周家之隆，白雉通於重譯；殆不足方也”<sup>69</sup>。之所以這樣，原因之一，南中國乃這種美麗走禽的故鄉。據《中國鳥類圖鑒》〈雞形目雉科〉：“白鷗（*Lophura nycthemera*），全長六百五十至一千一百毫米。雄鳥：上體及翼為白色，密布以 V 形黑紋，頭

清黑色，具冠羽，尾羽甚長。中央尾羽近于純白，外側尾羽白色具黑紋，臉部裸皮紅色。雌鳥：通體橄欖褐色，雜以黑紋，頭頂及羽冠近黑色，胸以下漸呈灰白色。棲於從山腳至一千五百米的多種林型內，雜食性，主食植物，但昆蟲比例較大”<sup>70</sup>。李湘濤《中國雉雞》〈雉科鷓屬〉：“白鷓主要分佈在我國長江以南各地，以及緬甸東部、泰國北部和中南半島等地。以雄鳥上體和尾羽上的黑紋的寬窄及條數的不同為主要標誌，共分為十四個亞種，有九個亞種分佈於我國境內”<sup>71</sup>。而在中世紀，其棲息的區域，如前文所示，遠比近代和當代要寬廣得多。

《禽經》：“鷓，白鷓，似山雞而色白，行止閑雅”<sup>72</sup>。《古今合璧事類備要》卷別六九〈格物總論〉：“鷓鳥，羽族之耿介者。形類雞，翟白質黑章，尾長四五尺，體備冠距，觜爪純丹，最為可翫。江南人捕採得其卵，即以家雞伏之，自小馴狎，了無猜驚。或呼其名，可以就掌取食，與家雞無異。然亦數般，有青者，有黑者，皆不雜於眾鳥也”<sup>73</sup>。《淳熙新安志》卷二：“白鷓，大如雞，白質黑章。其穉，純黑”<sup>74</sup>。《嘉定赤城志》卷三六：“鷓，似水雞而色白”<sup>75</sup>。《淳熙三山志》卷四二：“白鷓，似山雞而色白”<sup>76</sup>。其二個顯著的“外儀”特徵，構成了其中的“核心”內容。由“白”派生，與“雲雪”的“自然”融合；由“閑”派生，與“山林”的“人文”聯繫。除了鳥本身的可愛以外，“庭院”的飼養，還產生了種種極具“情感”的“傳奇”。陶穀《清異錄》卷上〈靈壽子〉：“武宗為潁王時，邸園畜禽獸以備十玩。鶴為九臯處士，白鷓為素先生，雞為長鳴都尉，龜為靈素子，猴為惺惺奴，犬為守門吏，驢為長耳公，貓為鼠將，鹿為茸客，鸚鵡為辯哥”<sup>77</sup>。曾慥《類說》卷五三〈談苑五禽以客名〉：“李昉為詩，慕白居易。園林畜五禽，皆以客名：白鷓曰佳客，鷺鷥曰白雪客，鶴曰仙客，孔雀曰南客，鸚鵡曰隴客”<sup>78</sup>。

說來頗覺殘酷，對於可愛生靈的“白鷓”，仍有人將之視為美味，或以“醢腊”佐餐。柳宗元《柳河東集》卷四二〈酬韶州裴曹長使君，寄道州呂八大使，因以見示二十韻〉：“食貧甘莽鹵，被葛謝爛編。遠物裁青鬪，時珍饌白鷓”<sup>79</sup>。《雞肋集》卷三〇〈有竹堂記〉：“不然，夫物，安知其貴賤之所常在？玉之美，而藍田以抵鷓；沈為美木，而交趾以為槃，食歲。白鷓、錦雉，山中以醢腊”<sup>80</sup>。更不用說以茲種鳥的羽毛，作為器具、飾物了。李賀《昌谷集》卷一〈春坊正字劍子歌〉：“先輩匣中三尺水，曾入吳潭斬龍子。隙月斜明刮露寒，練帶平鋪吹不起。蛟胎皮老瘳藜刺，鷓鷯淬花白鷓尾。直是荆軻一片心，莫教照見春坊字”<sup>81</sup>。李新《跨鰲集》卷一一〈自西縣趨南鄭道中雜詠〉：“愛山不道妨行色，礙眼仍須徹帽裙。願借仙人白鷓尾，自家親掃北山雲”<sup>82</sup>。許綸《涉齋集》卷八〈喜子儀侍郎同遊〉：“擬訪南山自北山，長隄信馬只如閑。畫船瞥見矜紅粉，紫燕驚飛透白鷓”<sup>83</sup>。陸九淵《象山集》卷三四〈語錄上〉卷二：“先生言：鷓巢以他羽成之，至貼近金羽處，以白鷓羽藉之，所以養其金羽也”<sup>84</sup>。陸遊《放翁詩選》卷前八〈城東馬上作〉：“邊頭插羽無傳檄，篋裏盤鷓有舊袍。寄語長安眾年少，妓圍不似獵圍豪”<sup>85</sup>。

人們對“白鷓”的寵愛，導致的是該鳥類自然種群的減少。《宛陵集》卷一五〈史氏南軒〉：“竹林眠黃麀，莎徑欠白鷓。主人無倦情，窗戶不須關”<sup>86</sup>。《歐陽文忠集》卷一二〈再和答

公儀白鷗)：“佳翫能令百事忘，豈惟閑伴倒餘缸？珍奇來自海千里，皎潔明如璧一雙。日暖朝籠青石砌，春寒夜宿碧紗窗。蠻烟瘴霧雖生處，何必區區憶陋邦”<sup>87</sup>？除了捕捉、傷害外，與現在一樣，中世的人類同樣是“白鷗”的生境破壞者。薛季宣《浪語集》卷二〈哀白鷗賦〉：“辛巳春，武昌酒官修歲事，植秋千。於次有鷗西飛，觸之以死，爲惻然〔賦之〕。哀白鷗之真特，亦性天於純德。冠蓉砂之峨峨，素濤翻兮有服，林樾居兮幽絕。行有常兮時出，雞不仰乎芻豢，雉有慚於高潔。歲曰改兮王春，百卉芳兮物新。藏淺草之亡幾，何奚爲乎邇人？傷人樂之及時，仙半戲兮輕飛。鞦韆建兮蹴蹙，聊翱翔兮嬉嬉。有來者鷗，自彼荒苑。疾遡風而西翥，昧人爲之輾轉。惟奮焉之靡顧，觸會遭其東柱。〔辟〕〔碎〕綏首於倏忽，飈（毛分）（毛分）而舞羽。有飈有零，渙血流纓。降離龍之無首，霞爍霧兮丹翎。神不及知，聲不及舉。俄而斃兮，曷其有所？我心惻其生。遠過城市而非宜，昧有進而弗視。飛災是以罹之，信始之安其故處。羌高飛而遠舉，矰弋縱其何施？寄哀思兮鄙語”<sup>88</sup>。

**註釋：**

- <sup>68</sup> 長春，吉林大學出版社《漢魏叢書》本，一九九二年，頁 308 中。
- <sup>69</sup> 《四部叢刊初編》景印紹熙刊本，頁 2 下。
- <sup>70</sup> 鄭州，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刊本，一九九五年，頁 94。
- <sup>71</sup> 北京，中國林業出版社刊本，二〇〇四年，頁 117。
- <sup>72</sup>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12 上。
- <sup>73</sup>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5 上。
- <sup>74</sup> 北京，中華書局《宋元方志叢刊》影印嘉慶刊本，頁 7621 下。
- <sup>75</sup> 北京，中華書局《宋元方志叢刊》影印《台州叢書》本，頁 7567 下。
- <sup>76</sup> 北京，中華書局《宋元方志叢刊》影印崇禎刊本，頁 8264 上。
- <sup>77</sup>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82 下。
- <sup>78</sup>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17 上、下。
- <sup>79</sup>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13 上。
- <sup>80</sup> 頁 5 上、下。
- <sup>81</sup>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4 下。
- <sup>82</sup>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6 上。
- <sup>83</sup> 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頁 11 下。
- <sup>84</sup> 《四部叢刊初編》景印嘉靖刊本，頁 36 上。
- <sup>85</sup> 《四部叢刊初編》景印明刊本，頁 1 下。
- <sup>86</sup> 頁 627 下。
- <sup>87</sup> 頁 12 上、下。
- <sup>88</sup> 北京，線裝書局《宋集珍本叢刊》影印清鈔本，頁 166 下、167 上。